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朱子語類卷九十五

詳校官中書臣程　炎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　鈐

校對官學正臣李　巖

謄録監生臣杜文海

朱子語類卷九十五

程子之書一 凡入近思錄者皆依次第類為此卷

近思錄首卷所論誠中仁三者發明義理固是有許多名只是一理但須隨事别之如說誠便只是實然底道理譬如天地之於萬物陰便實然是陰陽便實然是陽無一毫不真實處中只是喜怒哀樂未發之理仁便如天地發育萬物人無私意便與天地相似但

天地無一息間斷聖希天處正在此仁義禮智便如四柱仁又包括四者如易之元亨利貞必統於元如時之春秋冬夏皆本於春析而言之各有所指而已誤

問伊川言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中也者寂然不動是也南軒言伊川此處有小差所謂喜怒哀樂之中言衆人之常性寂然不動者聖人之道心又南軒辨呂與叔論中書說亦如此今載近思録如何曰前輩多

如此說不但敬夫自五峰發此論某自是曉不得今湖南學者往往守此說牢不可破某看來寂然不動衆人皆有是心至感而遂通惟聖人能之衆人却不然葢衆人雖具此心未發時已自汨亂了思慮紛擾夢寐顛倒曾無操存之道至感發處如何得會如聖人中節寓

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有指用而言者伊川此語與横渠心統性情相似淳

伊川曰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主一事專言則包四者若不得他如此說出如何明得

問仁既偏言則一事如何又可包四者曰偏言之仁便是包四者底包四者底便是偏言之仁 節

郭兄問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曰以專言言之則一者包四者以偏言言之則四者不離一者也 卓

仁之包四德猶冢宰之統六官 閎祖

問論語中言仁處皆是包四者曰有是包四者底有是

偏言底如克己復禮爲仁巧言令色鮮矣仁便是包四者節

問仁何以能包四者曰人只是這一箇心就裏面分爲四者且以惻隱論之本只是這惻隱遇當辭遜則爲辭遜不安處便爲羞惡分别處便爲是非若無一箇動底醒底在裏面便也不知羞惡不知辭遜不知是非譬如天地只是一箇春氣振録作春生之氣發生之初爲春氣發生得過李録云長得過便爲夏收斂便爲秋消縮便

爲冬明年又從春起渾然只是一箇發生之氣節○方子振同

問仁包四者只就生意上看否曰統是一箇生意如四時只初生底便是春夏天長亦只是長這生底秋天成亦只是遂這生底若割斷便死了不能成遂矣冬天堅實亦只是實這生底如穀九分熟一分未熟若割斷亦死了到十分熟方割來這生意又藏在裏面明年熟亦只是這箇生如惻隱羞惡辭遜是非都是

一箇生意當惻隱若無生意這裏便死了亦不解惻隱當羞惡若無生意這裏便死了亦不解羞惡這裏無生意亦不解辭遜亦不解是非心都無活底意思仁渾淪言則渾淪都是一箇義禮知都是仁對言則仁義與禮智一般淳○寓録云安卿問仁包四者就初意上看就生意上看曰統是箇生意四時雖異生意則同劈頭是春生到夏長養是長養那生底秋來成遂是成遂那生底冬來堅實亦只堅實那生底草木未華實去摧折他便割斷了生意便死了如何會到成實如穀有兩分未熟只成七八分穀仁義禮智都只是箇生意當惻隱而不惻隱便無生意便死了羞惡固是義當羞惡而無羞惡這

生意亦死了以至當辭遜而失其辭遜是非而失其是非心便死了全無那活底意思

問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曰須先識得元與仁是箇甚物事便就自家身上看甚麽是仁甚麽是義禮智既識得這箇便見得這一箇能包得那數箇若有人問自家如何一箇便包得數箇只答云只爲是一箇問直卿曰公於此處見得分明否曰向來看康節詩見得這意思如謂天根月窟閒來往三十六宮都是春正與程子所謂靜後見

萬物皆有春意同且如這箇桌子安頓得恰好時便是仁蓋無乖戾便是生意窮天地亘古今只是一箇生意故曰仁者與物無對以其無往非仁此所以仁包四德也曰如此體仁便不是便不是生底意思桌子安頓得恰好只可言中不可謂之仁元只是初底便是如木之萌如草之芽其在人如惻然有隱初來底意思便是榦錄作要理會得仁當就初處看故元亨利貞而元爲四德之首就初生看處便見得仁所以程子謂看雞雛可以觀仁爲是那嫩小底

便是仁底意思在榦錄作亦是看其初意思問如所謂初來底意思便是不知思慮之萌不得其正時如何曰這便是地頭著賊便是那元字上著賊了如合施爲而不曾施爲時便是亨底地頭著賊了如合收斂而不曾收斂時便是利底地頭著賊了如合貞靜而不能貞靜時便是貞底地頭著賊了榦錄作問物理固如此就人心思慮上觀之如何曰思慮方萌持守得定便是仁如思慮方萌錯了便是賊其仁當施爲時錯了便是賊其禮當收斂時錯了便是賊其義當貞靜時錯了便是賊其智凡物皆有箇如此道理以一身觀之元如

頭亨便是手足利便是胸腹貞便是那元氣所歸宿處所以人頭亦謂之元首穆姜亦曰元者體之長也今若能知得所謂元之元元之亨元之利元之貞上面一箇元字便是包那四箇下面元字則是偏言則一事者恁地說則大煞分明了須要知得所謂元之元亨之元利之元貞之元者葢見得此則知得所謂只是一箇也若以一歲之體言之則春便是元之元所謂首夏清和者便是亨之元孟秋之月便是利之

元到那初冬十月便是貞之元也只是初底意思便是榦錄作如春夏秋冬春為一歲之首由是而為夏為秋秋為冬皆自此生出所以謂仁包四德者只緣四箇是一箇只是三箇元却有元之元元之亨元之利元之貞又有亨之元利之元貞之元曉得此意則仁包四者尤明白了道夫曰如先生之言正是程子說復其見天地之心復之初爻便是天地生物之心也曰今只將公所見看所謂心譬如穀種生之性便是仁陽氣發處乃情也觀之便見久之復曰正如天官冢宰以分歲言之特六卿之一耳而建邦之六典則又統六

卿也道夫○餘錄稍異

問曩者論仁包四者蒙教以初底意思看仁昨觀孟子四端處似頗認得此意曰如何曰仁者生之理而動之機也惟其運轉流通無所間斷故謂之心故能貫通四者曰這自是難說他自活今若恁地看得來只見得一邊只見得他用處不見他體了問生之理便是體否曰若要見得分明只看程先生說心譬如穀種生之性便是仁便分明若更要真識得仁之體只

看夫子所謂克己復禮克去己私如何便喚得做仁曰若如此看則程子所謂公字愈覺親切曰公也只是仁底殻子盡他未得在畢竟裏面是箇甚物事生之性也只是狀得仁之體道夫

直卿問仁包四德如元者善之長從四時生物意思觀之則陰陽都偏了曰如此則秋冬都無生物氣象但生生之意至此退了到得退未盡處則陽氣依舊在且如陰陽其初亦只是一箇進便喚做陽退便喚做

陰　道夫

問仁包四者然惻隱之端如何貫得是非羞惡辭遜之類曰惻隱只是動處接事物時皆是此心先擁出來其間却自有羞惡是非之别所以惻隱又貫四端如春和則發生夏則長茂以至秋冬皆是一氣只是這箇生意問偏言則曰愛之理專言則曰心之德如何曰偏言是指其一端因惻隱之發而知其有是愛之理專言則五性之理兼舉而言之而仁則包乎四者

是也謨

問仁可包義智禮惻隱如何包羞惡二端曰但看羞惡時自有一般惻怛底意思便可見曰仁包三者何以見曰但以春言春本主生夏秋冬亦只是此生氣或長養或斂藏有間耳可學

伊川言天所賦爲命物所受爲性理一也自天之所賦與萬物言之故謂之命以人物之所稟受于天言之故謂之性其實所從言之地頭不同耳端蒙

唐傑問近思録既載鬼神者造化之跡又載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似乎重了曰造化之跡是日月星辰風雨之屬二氣良能是屈伸往來之理蓋卿

人性無不善雖桀紂之爲窮凶極惡也知此事是惡但則是我要恁地做不奈何便是人欲奪了銖

伊川言在物爲理凡物皆有理蓋理不外乎事物之閒處物爲義義宜也是非可否處之得宜所謂義也端蒙

在物爲理處物爲義理是在此物上便有此理義是於

此物上自家處置合如此便是義義便有箇區處僩

問在物爲理處物爲義曰且如這桌子是物於理可以安頓物事我把他如此用便是義友仁

問忠信所以進德至對越在天也曰此一段只是解箇終日乾乾在天之剛健者便是天之乾在人之剛健者便是人之乾其體則謂之易便是橫渠所謂坱然太虛升降飛揚未嘗止息者自此而下雖有許多般要之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皆是實理

以時節分段言之便有古今以血氣支體言之便有人已却只是一箇理也道夫

忠信所以進德至君子當終日對越在天也這箇只是解一箇終日乾乾忠信進德脩辭立誠便無間斷便是終日乾乾不必更説終日對越在天下面説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云云便是説許多事都只是一箇天賀孫

問詳此一段意只是體當這箇實理雖説出有許多般

其實一理也曰此只是解終日乾乾故說此一段從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說起雖是無聲無臭其闔闢變化之體則謂之易然所以能闔闢變化之理則謂之道其功用著見處則謂之神此皆就天上說及說到命于人則謂之性率性則謂之道修道則謂之教是就人身上說上下說得如此子細都說了可謂盡矣故說神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又皆是此理顯著之跡看甚大事小事都離了這箇事不得上而天地鬼

神離這箇不得下而萬事萬物都不出此故曰徹上徹下不過如此形而上者無形無影是此理形而下者有情有狀是此器然有此器則有此理有此理則有此器未嘗相離却不是於形器之外别有所謂理亘古亘今萬事萬物皆只是這箇所以說但得道在不係今與後已與人叔蒙問不出這體用其體則謂之性其用則謂之道曰道只是統言此理不可便以道爲用仁義禮智信是理道便是統言此理直卿云

道字看來亦兼體用如說其理則謂之道是指體言又說率性則謂之道是指用言曰此語上是就天上說下是就人身上說直卿又云只是德又自兼體用言如通書云動而正曰道用而和曰德曰正是理雖動而得其正理便是道若動而不正則不是道和亦只是順理用而和順便是得此理於身若用而不和順則此理不得於身故下云匪仁匪義匪禮匪智匪信悉邪也只是此理故又云君子慎動直卿太極圖

只說動而生陽靜而生陰通書又說箇機此是動靜之間又有此一項又云智字自與知識之知不同智是具是非之理知識便是察識得這箇物事好惡又問神是心之至妙處所以管攝動靜十年前曾聞先生說神亦只是形而下者賀孫問神既是管攝此身則心又安在曰神即是心之至妙處滚在氣裏說又只是氣然神又是氣之精妙處到得氣又是麄了精又麄形又麄至於說魂說魄皆是說到麄處賀孫○寓録云

直卿云看來神字本不專說氣也可就理上說先生只就形而下者說先生曰所以某就形而下說畢竟就氣處多發出光彩便是神味道問神如此說心又在那裏曰神便在心裏凝在裏面爲精發出光彩爲神精屬陰神屬陽說到魂魄鬼神又是說到大段麄處

問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如何看體字曰體是體質之體猶言骨子也易者陰陽錯綜交換代易之謂如寒暑晝夜闔闢往來天地之間陰陽交錯而實理流行蓋與道爲體也寒暑晝夜闔闢往來而實理於是流行其間非此則實理無所頓放猶君臣

父子夫婦長幼朋友有此五者而實理寓焉故曰其體則謂之易言易爲此理之體質也程子解逝者如斯不舍晝夜曰此道體也天運而不已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皆與道爲體集註曰天地之化往者過來者續無一息之停乃道體之本然也即是此意○銖

其體則謂之易在人則心也其理則謂之道在人則性也其用則謂之神在人則情也所謂易者變化錯綜如陰陽晝夜雷風水火反覆流轉縱横經緯而不已也人心則語默動静變化不測者是也體是形體也

言體則亦是形而下者其理則形而上者也故程子曰易中只是言反復往來上下亦是意也（賀孫錄云體非體用之謂）（端蒙）

以其體謂之易以其理謂之道這正如心性情相似易便是心道便是性易變易也如奕碁相似寒了暑暑了寒日往而月來春夏為陽秋冬為陰一陰一陽只管恁地相易（賀孫）

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人傑謂

陰陽闔闢屈伸往來則謂之易皆是自然皆有定理則謂之道造化功用不可測度則謂之神程子又曰其命于人則謂之性率性則謂之道修道則謂之教只是就人道上說人傑謂中庸大旨則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是通人物而言修道之謂教則聖賢所以扶世立教垂法後世者皆是也先生曰就人一身言之易猶心也道猶性也神猶情也翌日再問云既就人身言之郤以就人身者就天地言之可乎曰天

命流行所以主宰管攝是理者即其心也而有是理者即其性也如所以爲春夏所以爲秋冬之理是也至發育萬物者即其情也人傑○𣲖録别出

正淳問其體則謂之易只屈伸往來之義是否曰義則不是只隂陽屈伸便是形體又問昨日以天地之心情性在人上言之今却以人之心性情就天上言之如何曰春夏秋冬便是天地之心天命流行有所主宰其所以爲春夏秋冬便是性造化發用便是情又

問恐心大性小曰此不可以小大論若以能爲春夏秋冬者爲性亦未是只是所以爲此者是合下有此道理謂如以鏡子爲心其光之照見物處便是情其所以能光者是性因甚把木板子來却照不見爲他元没這光底道理㽭

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功用則謂之鬼神易是陰陽屈伸隨時變易大抵古今只是大闔闢小闔闢今人說易都無著摸聖人便於六十四卦只以陰

陽奇耦寫出來至於所以爲陰陽爲古今乃是此道理及至忽然生物或在此或在彼如花木之類驀然而出華時都華實時都實生氣便發出來只此便是神如在人仁義禮智惻隱羞惡心便能管攝其爲喜怒哀樂即情之發用處㽦

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此三句是說自然底下面云其命于人則謂之性此是就人上說謂之命於人這人字便是心字夔孫

問此一段自浩然之氣以上自是說道下面說神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不知如何曰一段皆是明道體無乎不在名雖不同只是一理發出是箇無始無終底意林易簡問莫是動靜無端陰陽無始底道理否曰不可如此類泥著但見梗礙耳其舊見伊川說仁令將聖賢所言仁處類聚看看來恐如此不得古人言語各隨所說見意那邊自如彼說這邊自如此說要一一來比並不得又曰文字且子細逐件理會待看

得多自有箇見處林曰某且要知盡許多疑了方可下手做曰若要知了如何便知得了不如且就知得處逐旋做去知得一件做一件知得兩件做兩件貪多不濟事如此用工夫恐怕輕費了時月某謂少看有功卻多泛泛然多看全然無益今人大抵有貪多之病初來只是一箇小沒理會下梢成一箇大沒理會寓

明道醫書手足不仁止可以得仁之體一段以意推之

蓋謂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物所得以爲心則是天地人物莫不同有是心而心德未嘗不貫通也雖其爲天地爲人物各有不同然其實則有一條脉絡相貫故體認得此心而有以存養之則心理無所不到而自然無不愛矣才少有私欲蔽之則便間斷發出來愛便有不到處故世之忍心無恩者只是私欲徶錮不曾認得我與天地萬物心相貫通之理故求仁之切要只在不失其本心而已若夫博施濟衆則

自是功用故曰何干仁事言不於此而得也仁至難言亦以全體精微未易言也止曰立人達人則有以指夫仁者之心而便於此觀則仁之體庶幾不外是心而得之爾然又嘗以伊川穀種之說推之其心猶穀種生之性便是仁陽氣發動乃情也蓋所謂生之性即仁之體發處即仁之用也若夫博施濟衆則又是穀之成實而利及于人之謂以是觀之仁聖可知矣先生云何干仁事謂仁不於此得則可以為聖仁

全無干涉則不可又云氣有不貫血脉都在這氣字上著心看則意好又云何事於仁言何止是仁必也仁之成德猶曰何止於木必也木之成就何止於穀必也穀之成木之意耳端蒙

伊川語録中說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說得太深無捉摸處易傳其手筆只云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又曰仁者天下之公善之本也易傳只此兩處說仁說得極平實學者當精看

此等處銖

生之謂性一條難說須子細看此一條伊川說得亦未甚盡生之謂性是生下來喚做性底便有氣禀夾雜便不是理底性了前輩說甚性惡善惡混都是不曾識性到伊川說性即理也無人道得到這處理便是天理又那得有惡孟子說性善便都是說理善雖是就發處說然亦就理之發處說如曰乃若其情非才之罪又曰

生之謂性如椀盛水後人便以椀爲水水却本清椀

却有淨有不淨問雖是氣禀亦尚可變得否曰然最難須是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方得若只恁地待他自變他也未與你卒乍變得在這道理無他巧只是熟只是專一 賀孫

人生氣禀理有善惡此理字不是說實理猶云理當如此 僩

人生氣禀理有善惡理只作合字看 端蒙

生之謂性一段當作三節看其間有言天命者有言氣

質者生之謂性是一節水流就下是一節清濁又是一節𠾗

問生之謂性一段難看自起頭至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成兩三截曰此一段極難看但細尋語脉却亦可曉上云不是兩物相對而生葢言性善也曰既言性善下却言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却是言氣禀之性似與上文不相接曰不是言氣禀之性葢言性本善而今乃惡亦是此性為惡所汩正如水為

泥沙所混不成不喚做水曰適所問乃南軒之論曰敬夫議論出得太早多有差舛此間有渠論孟解士大夫多求之者又難爲拒之又問人生而靜當作斷句曰只是連下文而不容說作句性自稟賦而言人生而靜以上未有形氣理未有所受安得謂之性又問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此處先生所荅記得不切不敢録次夜再問别録在後

又問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繼之者善如何便指作性曰吾友疑得極是此却是就人身上說

繼之者善若就向上說則天理方流出亦不可謂之性曰生之謂性性即氣氣即性此言人生性與氣混合者曰有此氣爲人則理具於身方可謂之性又問向滕德粹問生之謂性先生曰且從程先生之說亦好當時再三請益先生不答後來子細看此葢告子之言若果如程先生之說亦無害而渠意直是指氣爲性與程先生之意不同曰程先生之言亦是認告子語脉不差果如此說則孟子何必排之則知其發

端固非矣大抵諸儒說性多說著氣如佛氏亦只是認知覺作用爲性又問孟注云近世蘇氏胡氏之說近此甚觀二家之說似亦不執著氣曰其流必至此又問胡氏說性不可以善惡名似只要形容得性如此之大曰不是要形容只是見不明若見得明則自不如此敬夫向亦執此說嘗語之云凡物皆有對今乃欲作尖邪物何故程先生論性只云性即理也豈不是見得明是真有功於聖門又問繼之者善也成

之者性也至程先生始分明曰以前無人如此說若不是見得安能及此第二夜復問昨夜問生之謂性一段意有未盡不知纔說性便不是性此是就性未禀時說已禀時說曰就已禀時說性者渾然天理而已纔說性時則已帶氣矣所謂離了陰陽更無道此中最宜分別又問水流而就下以後此是說氣禀否若說氣禀則生下已定安得有遠近之别曰此是夾習說饒本云此是說氣。可學

問生之謂性一章泳切意自生之謂性至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是本來之性與氣質之性兼説劈頭只指箇生字説是兼二者了曰那性字却如何泳曰恐只是都説做性泳又問舊來因此以水喻性遂謂天道純然一理便是那水本來清陰陽五行交錯雜揉而有昏濁便是那水被泥汚了昏濁可以復清者只緣他母子清曰然那下愚不移底人却是那臭穢底水問也須可以澄治曰也減得些分數因言舊時人

嘗裴惠山泉去京師或時臭了京師人會洗水將沙石在箟中上面傾水從箟中下去如此十數番便漸如故或問下愚亦可以澄治否泳云恐他自不肯去澄治了曰那水雖臭想也未至汚穢在問物如此更推不去却似那臭泥相似曰是如此又問自蓋生之謂性至猶水流而就下也一節是說本來之性曰蓋生之謂性却是如何泳曰只是提起那一句說又問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人生而靜是說那初生時更

說向上去便只是天命了曰所以大哉乾元萬物資始只說是誠之源也至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方是性在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便兼氣質了問恐只是兼了情曰情便兼質了所以孟子答告子問性却說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說仁義禮智却說惻隱羞惡恭敬是非去盡性無形影情却有實事只得從情上說入去問因情以知性恰似因流以知源舊聞蔡季通問康叔臨云凡物有兩端惻隱為仁之端

是頭端是尾端叔臨以爲尾端近聞周莊仲說先生云不須如此分曰公如何說曰惻隱是性之動處因其動處以知其本體是因流以知其源恐只是尾端曰是如此又問皆水也至然不可以濁者不爲水也一節曰這水只是說氣質泳曰竊謂因物慾之淺深可以見氣質之昏明猶因惻隱羞惡可以見仁義之端曰也是如此或問氣清底人自無物慾曰也如此說不得口之欲味耳之欲聲人人皆然雖是稟得氣

清纔不檢束便流於慾去又問如此則人不可不加澄治之功至置在一隅也一節是說人求以變化氣質然變了氣質復還本然之性亦不是在外面添得曰是如此又問水之清則性善之謂也至於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焉者也一節是言學者去求道不是外面添聖人之教人亦不是強人分外做曰此理天命也一句亦可見胡泳

或問生之謂性一段曰此段引譬喻亦叢雜如說水流

而就下了又說從清濁處去與就下不相續這處只要認得大意可也又曰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一句又似有惡性相似須是子細看義剛

問惡亦不可不謂之性先生舊做明道論性說云氣之惡者其性亦無不善故惡亦不可不謂之性明道又云善惡皆天理謂之惡者本非惡但或過或不及便如此蓋天下無性外之物本皆善而流於惡耳如此則惡專是氣稟不干性事如何說惡亦不可不謂之

性曰既是氣禀惡便也牽引得那性不好蓋性只是搭附在氣禀上既是氣禀不好便和那性壞了所以說濁亦不可不謂之水水本是清却因人撓之故濁也又問先生嘗云性不可以物譬明道以水喻性還有病否曰若比來比去也終有病只是不以這箇比又不能得分曉 僩

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疑與孟子牴牾曰這般所在難說卒乍理會未得某舊時初看亦自疑

但看來看去自是分明今定是不錯不相誤只著工夫子細看莫擬已見便說前輩說得不是又問草木與人物之性一乎曰須知其異而不害其爲同知其同而不害其爲異方得木之

正淳問性善大抵程氏說善惡處說得善字重惡字輕曰善固性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此是氣質之性蓋理之與氣雖同畢竟先有此理而後有此氣又問郭氏姓圖曰性善字且做在上其下不當同以善惡

對出于下不得已時善字下再寫一善𨚫傍出一惡字倒著以見惡只是反於善且如此猶自可說正淳謂自不當寫出來曰然 銖

問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一段曰人生而靜以上即是人物未生時人物未生時只可謂之理說性未得此所謂在天曰命也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者言纔謂之性便是人生以後此理已墮在形氣之中不全是性之本體矣故曰便已不是性也此所謂在人曰性

也大抵人有此形氣則是此理始具於形氣之中而謂之性纔是說性便已涉乎有生而兼乎氣質不得爲性之本體也然性之本體亦未嘗雜要人就此上面見得其本體元未嘗離亦未嘗雜耳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者言性不可形容而善言性者不過即其發見之端而言之而性之理固可默識矣如孟子言性善與四端是也未有形氣渾然天理未有降付故只謂之理已有形氣是理降而在人具於形氣之中方謂之性已涉乎氣矣便不能超然專說得理也程子曰天所賦爲命

物所受爲性又曰在天曰命在人曰性是也○銖

明道論性一章人生而靜靜者固其性然只有生字便帶却氣質了但生字以上又不容說蓋此道理未有形見處故今才說性便須帶著氣質無能懸空說得性者繼之者善本是說造化發育之功明道此處却是就人性發用處說如孟子所謂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之類是也伊川言極本窮源之性乃是對氣質之性而言言氣質之稟雖有善惡之不同然極本窮

源而論之則性未嘗不善也端蒙

問人生而靜以上一段曰程先生說性有本然之性有氣質之性人具此形體便是氣質之性才說性此性字是雜氣質與本來性說便已不是性這性字却是本然性才說氣質底便不是本然底也人生而靜以下方有形體可說以上是未有形體如何說賀孫

曾問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曰此是未有人生之時但有天理更不可言性人生而後方有這氣禀有這物

欲方可言性 卓

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此只是理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此是氣質要之假合而後成 文蔚

人生而靜已是夾形氣而言專說性不得此處宜體認可學

或問說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為天命之不已感物而動酬酢萬殊為天命之流行不已便是流行不知上一截如何下語曰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乃天命之

之本體也人傑

問人生而靜以上一段曰有兩箇性字有所謂理之性有所謂氣質之性下一性字是理人生而靜此生字已自帶氣質了生而靜以上便只是理不容說才說性時便只說得氣質不是理也淳

才說性便已不是性也蓋才說性時便是兼氣質而言矣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蓋性須是箇氣質方說得箇性字若人生而靜以上只說箇天道下性字不得所

以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便是如此所謂天命之謂性者是就人身中指出這箇是天命之性不雜氣禀者而言爾若才說性時則便是夾氣禀而言所以說時便已不是性也濂溪說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濂溪說性只是此五者他又自有說仁義禮智底性時若論氣禀之性則不出此五者然氣禀底性便是那四端底性非別有一種性也然所謂剛柔善惡中者天下之性固不出此五者然

細推之極多般樣千般百種不可窮究但不離此五者爾(僩)

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是只說性如說善即是有性了方說得善(方)

問近思録中說性似有兩種何也曰此說往往人都錯看了才說性便有不是人性本善而已才墮入氣質中便薫染得不好了雖薫染得不好然本性却依舊在此全在學者著力今人却言有本性又有氣質之

性此大害理去偽

問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這繼字莫是主於接續承受底意思否曰主於人之發用處言之道夫

程子云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孟子言性善是也易中所言蓋是說天命流行處明道却將來就人發處說孟子言性善亦是就發處說故其言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蓋因其發處之善是以知其本無不善猶循流而知其源也故孟子說四端亦多就發

處說易中以天命言程子就人言蓋人便是一箇小天地耳 端蒙

夫所謂繼之者善也者猶水流而就下也此繼之者善指發處而言之也性之在人猶水之在山其清不可得而見也流出而見其清然後知其本清也所以孟子只就見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處指以示人使知性之本善者也易所謂繼之者善也在性之先此所引繼之者善也在性之後葢易以天道之流

行者言此以人性之發見者言明天道流行如此所以人性發見亦如此如後段所謂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其甞謂易在人便是心道在人便是性神在人便是情緣他本原如此所以生出來箇箇亦如此一本故也閎祖

問或謂明道所謂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與易所謂繼之者善意不同明道是言氣質之性亦未嘗不善如孔子性相近之意曰明道說繼之者善固與易

意不同但以爲此段只說氣質之性則非也明道此段有言氣質之性處有言天命之性處近陳後之寫來只於此段性字下各註某處是說天命之性某處是說氣質之性若識得數字分明有著落則此段儘易看銖

問明道言今人說性多是說繼之者善如孟子言性善是也此莫是說性之本體不可言凡言性者只是說性之流出處如孟子言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之

類否先生點頭後江西一學者問此先生答書云易大傳言繼善是指未生之前孟子言性善是指巳生之後是夕復語文蔚曰今日答書覺得未是文蔚曰莫是易言繼善是說天道流行處孟子言性善是說人性流出處易與孟子就天人分上各以流出處言明道則假彼以明此耳非如先生未生巳生之云曰然文蔚

繼之者善也周子是說生生之善程子說作人性之善

用處各自不同若以此觀彼必有窒礙人傑

問伊川云萬物之生意最可觀曰物之初生其本未遠固好看及幹成葉茂便不好看如赤子入井時惻隱怵惕之心只些子仁見得時却好看到得發政施仁其仁固廣便看不見得何者是仁賜

問萬物之生意最可觀此元者善之長也斯所謂仁也此只是先生向所謂初之意否曰萬物之生天命流行自始至終無非此理但初生之際淳粹未散尤易

見爾只如元亨利貞皆是善而元則爲善之長亨利貞皆是那裏來仁義禮智亦皆善也而仁則爲萬善之首義禮智皆從這裏出爾道夫

問天地萬物之理無獨必有對對是物也理安得有對曰如高下小大清濁之類皆是曰高下小大清濁又是物也如何曰有高必有下有大必有小皆是理必當如此如天之生物不能獨陰必有陽不能獨陽必有陰皆是對這對處不是理對其所以有對者是理

合當恁地淳

天地萬物之理無獨必有對問如何便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曰真箇是未有無對者看得破時真箇是差異好笑且如一陰一陽便有對至於太極却對甚底曰太極有無極對曰此只是一句如金木水火土即土亦似無對然皆有對太極便與陰陽相對此是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便對過却是橫對了土便與金木水火相對葢金木水火是有方

所土却無方所亦對得過必大錄云四物皆資土故也　胡氏謂善不與惡對惡是反善如仁與不仁如何不可對若不相對覺說得天下事都尖斜了沒箇是處必大錄云湖南學者云善無對不知惡乃善之對惡者反乎善者也○僩必大同

問天下之理無獨必有對有動必有靜有陰必有陽以至屈伸消長盛衰之類莫不皆然還是他合下便如此邪曰自是他合下來如此一便對二形而上便對形而下然就一言之一中又自有對且如眼前一物

便有背有面有上有下有内有外二又各自爲對雖説無獨必有對然獨中又自有對且如碁盤路兩兩相對末梢中間只空一路若似無對然此一路對了三百六十路此所謂一對萬道對器也銖

天下之物未嘗無對有陰便有陽有仁便有義有善便有惡有語便有嘿有動便有静然又却只是一箇道理如人行出去是這脚歸亦是這脚譬如口中之氣嘘則爲溫吸則爲寒耳雉

問陰陽晝夜善惡是非君臣上下此天地萬物無獨必有對之意否曰這也只如喜怒哀樂之中便有箇既發而中節之和在裏相似道夫

問天地之間亭亭當當直上直下出便不是如何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亭亭當當直上直下等語皆是形容中之在我其體段如此出則不是者出便是已發發而中節只可謂之和不可謂之中矣故曰出便不是謨

問亭亭當當之說曰此俗語也蓋不偏不倚直上直下之意也問敬固非中惟敬而無失乃所以為中否曰只是常敬便是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也道夫

天地間亭亭當當直上直下之正理出則不是如此則是內敬而無失最盡居敬方謂居字好○方

問無妄誠之道不欺則所以求誠否曰無妄者聖人也謂聖人為無妄則可謂聖人為不欺則不可又問此正所謂誠者天之道思誠者人之道否曰然無妄是

自然之誠不欺是著力去做底道夫

無妄之謂誠是天道不欺其次是人道中庸所謂思誠者是也僩

味道問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也曰非無妄故能誠無妄便是誠無妄是四方八面都去得不欺猶是兩箇物事相對寓

或問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矣曰無妄是兼天地萬物所同得底渾淪道理不欺是就一邊說泳問不欺是

就人身說否曰然胡泳

無妄自是我無妄故誠不欺者對物而言之故次之祖道

問沖漠無朕至教入塗轍他所謂塗轍者莫只是以人所當行者言之凡所當行之事皆是先有此理却不是臨行事時旋去尋討道理曰此言未有這事先有這理如未有君臣已先有君臣之理未有父子已先有父子之理不成元無此理直待有君臣父子却旋將道理入在裏面又問既是塗轍却只是一箇塗轍

是如何曰是這一箇事便只是這一箇道理精粗一貫元無兩様今人只見前面一段事無形無兆將謂是空蕩蕩却不知道沖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如釋氏便只是説空老氏便只是説無却不知道莫實於理曰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應字是應務之應否曰未應是未應此事已應是已應此事未應固是先却只是後來事已應固是後却只是未應時理 文蔚

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如未有君臣已先有君臣之

理在這裏不是先本無却待安排也既是塗轍却只是一箇塗轍如既有君君臣臣底塗轍却是元有君臣之理也升卿

子升問沖漠無朕一段曰未有事物之時此理已具少間應處只是此理所謂塗轍即是所由之路如父之慈子之孝只是一條路從源頭下來木之

或問未應不是先一條曰未應如未有此物而此理已具到有此物亦只是這箇道理塗轍是車行處且如

未有塗轍而車行必有塗轍之理　賀孫

問冲漠無朕一段曰此只是說無極而太極又問下文既是塗轍却只是一箇塗轍是如何曰恐是記者欠了字亦曉不得又曰某前日說只從陰陽處看則所謂太極者便只在陰陽裏所謂陰陽者便只是在太極裏而今人說陰陽上面別有一箇無形無影底物是太極非也　夔孫○他本小異

問近取諸身百理皆具且是言人之一身與天地相爲

流通無一之不相似至下言屈伸往來之義只於鼻息之間見之却只是說上意一脚否曰然又問屈伸往來只是理自如此亦猶一闔一闢闔固爲闢之基而闢亦爲闔之基否曰氣雖有屈伸要之方伸之氣自非既屈之氣氣雖屈而物亦自一面生出此所謂生生之理自然不息也道夫

問屈伸往來氣也程子云只是理何也曰其所以屈伸往來者是理必如此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氣也其

所以一陰一陽循環而不已者乃道也淳

問道言天地之間只有一箇感應而已葢陰陽之變化萬物之生成情僞之相通事爲之終始一爲感則一爲應循環相代所以不已也端蒙

問天下只有箇感應曰事事物物皆有感應寤寐語黙動靜亦然譬如氣聚則風起風止則氣復聚

感應二字有二義以感對應而言則彼感而此應專於感而言則感又兼應意如感恩感德之類端蒙

問感只是内感曰物固有自内感者然亦不專是内感固有自外感者所謂内感如一動一靜一往一來此只是一物先後自相感如人語極須默默極須語此便是内感若有人自外來喚自家只得喚做外感感於内者自是内感於外者自是外如此看方周徧平正只做内感便偏頗了蘷孫

心性以穀種論則包褁底是心有秋種有粳種隨那種發出不同這便是性心是箇發出底他本作心似他箇沒思量底

只會生又如服藥喫了會治病此是藥力或溫或涼便是藥性至於喫了有溫證有涼証這便是情夔孫

履之問心本善發於思慮則有善不善章如何曰疑此段微有未穩處葢凡事莫非心之所爲雖放僻邪侈亦是心之爲也善惡但如反覆手耳翻一轉便是惡止安頓不著也便是不善如當惻隱而羞惡當羞惡而惻隱便不是又問心之用雖有不善亦不可謂之非心否曰然伯羽

問發於思慮則有善不善看來不善之發有二有自思慮上不知不覺自發出來者有因外誘然後引動此思慮者閑邪之道當無所不用其力於思慮上發時便加省察更不使形於事爲於物誘之際又當於視聽言動上理會取然其要又只在持敬惟敬則身心内外肅然交致其功則自無二者之病曰謂發處有兩端固是然畢竟從思慮上發者也只在外來底天理渾是一箇只不善便是不從天理出來不從天理

出來便是出外底了視聽言動該貫内外亦不可謂專是外面功夫若以爲在内自有一件功夫在外又有一件功夫則内外支離無此道理須是誠之於思守之於爲内外交致其功可也端蒙

問心本善發於思慮則有善不善程子之意是指心之本體有善而無惡及其發處則不能無善惡也胡五峯云人有不仁心無不仁先生以爲下句有病如顔子其心三月不違仁是心之仁也至三月之外未免

少有私欲心便不仁豈可直以為心無不仁乎端蒙

近以先生之意推之莫是五峰不曾分别得體與發處言之否曰只為他説得不備若云人有不仁心無不仁心有不仁心之本體無不仁則意方足耳端蒙

問心既發則可謂之情不可謂之心如何曰心是貫徹上下不可只於一處看可學

既發則可謂之情不可謂之心此句亦未穩淳

心生道也此句是張思叔所記疑有欠闕處必是當時

改作行文所以失其文意伯豐云何故入在近思錄中曰如何敢不載但只恐有闕文此四字說不盡㽦

心生道也人有是心斯具是形以生惻隱之心生道也如何曰天地生物之心是仁人之稟賦接得此天地之心方能有生故惻隱之心在人亦爲生道也謨

心生道也心乃生之道惻隱之心人之生道也乃是得天之心以生生物便是天之心可學

問心生道也一段上面心生道莫是指天地生物之心

下面惻隱之心人之生道莫是指人所得天地之心以爲心蓋在天只有此理若無那形質則此理無安頓處故曰有是心斯具是形以生上面猶言繼善下面猶言成性曰上面心生道也全然做天底也不得蓋理只是一箇渾然底人與天地混合無間端蒙

有是心斯具是形以生是心乃屬天地未屬我在此乃是衆人者至下面各正性命則方是我底故又曰惻隱之心人之生道也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物之

所得以爲心人未得之此理亦未嘗不在天地之間只是人有是心便自具是理以生又不可道有心了却討一物來安頓放裏面似恁地處難看須自體認得端蒙

伊川云心生道也方云生道者是本然也所以生者也曰是人爲天地之心意本文云又曰生亦是生生之意盎有是惻隱心則有是形方曰滿腔子是惻隱之心方

敬子解不求諸心而求諸迹以博聞强記巧文麗詞為工以為人不知性故急於為希聖之學而樂於為希名慕利之學曰不是他樂於為希名慕利之學是他不知聖之可學别無可做只得向那裏去若知得有箇道理可以學做聖人他豈不願為緣他不知聖人之可學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不成空過須討箇業次弄或為詩或作文是他没著渾身處只得向那裏去俗語所謂無圖之輩是也因曰世上萬般皆下品若

見得這道理高見世間萬般皆低故這一段緊要處只在先明諸心上葢先明諸心了方知得聖之可學有下手處方就這裏做工夫若不就此如何地做○僩以下第二卷○好學論入集註者已附本章

舜弼問定性書也難理會曰也不難定性字說得也詫異此性字是箇心字意明道言語甚圓轉初讀未曉得都沒理會子細看却成段相應此書在鄠時作年甚少淳

明道定性書自胷中瀉出如有物在後面逼逐他相似皆寫不辨直卿曰此正所謂有造道之言曰然只是一篇之中都不見一箇下手處蜚卿曰擴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這莫是下工夫處否曰這是說已成處且如今人私欲萬端紛紛擾擾無可奈何如何得他大公所見與理皆是背馳如何便得他順應道夫曰這便是先生前日所謂也須存得這箇在曰也不由你存此心紛擾看著甚方法也不能得他住這須是見

得須是知得天下之理都著一毫私意不得方是所謂知止而後有定也不然只見得他如生龍活虎相似更把捉不得　道夫

問定性書云大率患在於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為為應迹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為自然曰此一書首尾只此兩項伊川文字段數分明明道多只恁成片說將去初看似無統子細理會中間自有絡脈貫串將去君子之學莫若擴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自

後許多說話都只是此二句意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此是說擴然而大公孟子曰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此是說物來而順應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遽忘其怒是應廓然而大公而觀理之是非是應物來而順應這須子細去看方始得 孫賀

明道答橫渠定性未能不動一章明道意言不惡事物亦不逐事物今人惡則全絕之逐則又為物引將去

惟不拒不流泛應曲當則善矣蓋横渠有意於絶外物而定其内明道意以爲須是内外合一動亦定静亦定則應物之際自然不累於物苟只静時能定則動時恐却被物誘去矣端蒙

問聖人動亦定静亦定所謂定者是體否曰是曰此是惡物來感時定抑善惡來皆定曰惡物來不感這裏自不接曰善物則如何曰當應便應有許多分數來便有許多分數應這裏自定曰子哭之慟而何以見

其爲定曰此是當應也須是擴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再三誦此語以爲說得圓 淳

問聖人定處未詳曰知止而後有定只看此一句便了得萬物各有當止之所知得則此心自不爲物動曰舜號泣于旻天象憂亦憂象喜亦喜當此時何以見其爲定曰此是當應而應當應而應便是定若不當應而應便是亂了當應而不應則又是死了 淳

問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

順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擴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學者卒未到此奈何曰雖未到此規模也是恁地擴然大公只是除却私意事物之來順他道理應之且如有一事自家見得道理是恁地却有箇偏曲底意思要爲那人便是不公便逆了這道理不能順應聖人自有聖人大公賢人自有賢人大公學者自有學者大公又問聖賢大公固未敢請學者之心當如何曰也只要存得這箇在克去私意這兩句是

有頭有尾說話大公是包說順應是就裏面細說公是忠便是維天之命於穆不已順應便是乾道變化各正性命道夫

擴然而大公是寂然不動物來而順應是感而遂通個趙致道問自私者則不能以有為為應迹用智者則不能以明覺為自然所謂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所謂普萬物順萬事者即廓然而大公之謂無心無情者即物來

而順應之謂自私則不能廓然而大公所以不能以有為為應迹用智則不能物來而順應所以不能以明覺為自然 銖

明道云不能以有為為應迹應迹謂應事物之迹若心則未嘗動也 端蒙

問昨日因說程子謂釋氏自私味道舉明道答橫渠書中語先生曰此却是舉常人自私處言之若據自私而用智與後面治怒之說則似乎說得淺若看得說

那自私則不能以有爲爲應迹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爲自然則所指亦大濶矣先生曰固然但明道緫人之私意言耳味道又舉反鑑索照與夫惡外物之説先生曰此亦是私意蓋自常人之私意與佛之自私皆一私也但非是專指佛之自私言耳又曰此是程子因横渠病處箴之然有一般人其中空疎不能應物又有一般人溺於空虛不肯應物皆是自私若能豁然而大公則上不陷於空寂下不累於物欲自能

物來而順應廣○賀孫錄云漢卿前日說佛是自私味道舉明道自私用智之語亦是此意先生嘗以此自私說較麄是常人之自私累細思之如自私則不能以有為為應迹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為自然亦是說得熟精恐只是佛氏之自私先生曰此說得較闊兼兩意也是見橫渠說得有這病故如此說賀孫云今以惡外物之心求照無物之地猶反鑑而索照也亦是說絶外物而求定之意曰然但所謂自私而用智如世人一等嗜慾也是不能以有為為應迹如異端絶滅外物也是不能以有為為應迹若廓然大公物來順應便都不如此

上不淪於空寂下不累於物欲

問定性書所論固是不可有意於除外誘然此地位高者之事在初學恐亦不得不然否曰初學也不解如

此外誘如何除得有當應者亦只得順他便看理如何理當應便應不當應便不應此篇大綱只在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兩句其他引易孟子皆是如此末謂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一篇著力緊要只在此一句遽忘其怒便是擴然大公觀理之是非便是物來順應明道言語渾淪子細看節節有條理曰內外兩忘是内不自私外應不鑿否曰是大抵不可以在内者爲是而在外者爲非只得隨理

順應淳

先生舉人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爲甚惟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舊時謂觀理之是非才見已是而人非則其爭愈力後來看不如此如孟子所謂我必不仁也其自反而仁矣其横逆由是也則曰此亦妄人而已矣璘

人情易發而難制明道云人能於怒時遽忘其怒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此語可見然

有一說若知其理之曲直不必校却好若見其直而又怒則愈甚大抵理只是此理不在外求若於外復有一理時却難爲只有此理故可學

問聖人恐無怒容否曰怎生無怒容合當怒時必亦形於色如要去治那人之罪自爲笑容則不可曰如此則恐涉忿怒之氣否曰天之怒雷霆亦震舜誅四凶當其時亦須怒但當怒而怒便中節事過便消了更不積淳

問定性書是正心誠意功夫否曰正心誠意以後事寓

伊川謂雖無邪心苟不合正理即妄也如楊墨何嘗有邪心只是不合正理義剛

先生以伊川答方道輔書示學者曰他只恁平鋪無緊要說出來只是要一易他一兩字也不得要改動他一句也不得道夫

問蘇季明以治經爲傳道居業之事居常講習只是空言無益質之兩先生何如曰季明是横渠門人祖横

渠修辭之說以立言傳後爲修辭是爲居業明道與說易上修辭不恁地修辭只是如非禮勿言若修其言辭正爲立已之誠意乃是體當自家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之實事便是理會敬義之實事便是表裏相應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便是立誠道之浩浩何處下手惟立誠才有可居之處有可居之處則可以修業業便是逐日底事業恰似日課一般忠信所以進德爲實下手處如是心中實見得理之不妄如惡惡臭

如好好色常常恁地則德不期而進矣誠便即是忠信修省言辭便是要立得這忠信若口不擇言只管逢事便說則忠信亦被汩沒動蕩立不住了明道便只辨他修辭二字便只理會其大規模伊川却與辨治經便理會細密都無縫罅又曰伊川也辨他不盡如講習不止只是治經若平日所以講習父慈子孝兄友弟恭與應事接物有合講者或更切於治經亦不爲無益此更是一箇大病痛賀孫

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為他元來見識自高顔子才雖未嘗不高然其學却細膩切實所以學者有用力處孟子終是麄端蒙

伊川曰學者須是學顔子孟子說得麄不甚子細只是他才高自至那地位若學者學他或㑹錯認了他意思若顔子說話便可下手做孟子底更須解說方得賀孫

祭問孟子無可依據學者當學顔子如養氣處豈得為

無可依據曰孟子皆是要用顏子須就已做工夫所以學顏子則不錯淳

問且省外事但明乎善唯進誠心只是教人鞭辟近裏竊謂明善是致知誠心是誠意否曰知至即便意誠善才明誠心便進又問其文章雖不中不逺矣便是應那省外事一句否曰然外事所可省者即省之所不可省者亦强省不得善只是那每事之至理文章是威儀制度所守不約汎濫無功説得極切這般處

只管將來玩味則道理自然都見又曰這般次第是

呂與叔自關中來初見二程時說話葢横渠多教人

禮文制度之事他學者自管用心不近裏故以此說

教之然只可施之與叔諸人若與龜山言便不著地

頭了公今看了近思録看别經書須將遺書兼看葢

他一人是一箇病痛故程先生說得各各自有精采

道夫

且省外事但明乎善惟進誠心是且理會自家切己處

明善了又更須看自家進誠心與未_{賀孫}

學者識得仁體實有諸巳只要義理栽培識得與實有須做兩句看識得是知之也實有是得之也若只識得只是知有此物却須實有諸巳方是巳物也_當

問明道說學者識得仁體實有諸巳只要義理栽培一段只緣他源頭是箇不忍之心生生不窮故人得以生者其流動發生之機亦未嘗息故推其愛則視夫天地萬物均受此氣均得此理則無所不當愛曰這

道理只熟看久之自見如此硬樁定說不得如云從他源頭上便有箇不忍之心生生不窮此語有病他源頭上未有物可不忍在未說到不忍在只有箇陰陽五行有闔闢有動靜自是用生不是要生到得說生物時又是流行已後既是此氣流行不息自是生物自是愛假使天地之間淨盡無一物只留得這一箇物事他也自愛如云均受此氣均得此理所以須用愛也未說得這裏在此又是說後面來事此理之

愛如春之溫天生自然如此於火相似炙著底自然熱不是使他熱也因舉東見錄中明道曰學者須先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智信皆仁也云云極好當添入近思錄中佀

心只是放寬平便大不要先有一私意隔礙便大心大則自然不急迫如有禍患之來亦未須驚恐或有所獲亦未要便歡喜在少間亦未必禍更轉爲福福更轉爲禍荀子言君子大心則天而道小心則畏義而

節蓋君子心大則是天心心小則文王之翼翼皆爲好也小人心大則放肆心小則是褊隘私吝皆不好也 賀孫

明道以上蔡記誦爲玩物喪志蓋爲其意不是理會道理只是誇多鬬靡爲能若明道看史不蹉一字則意思自別此正爲已爲人之分 賀孫

問禮樂只在進反之間便得情性之正記曰禮主其減樂主其盈禮減而進以進爲文樂盈而反以反爲文

恐減與盈是禮樂之體本如此進與反却是用功處否曰減是退讓撙節收斂底意思是禮之體本如此進者力行之謂盈是和說舒散快滿底意思是樂之體如此反者退斂之謂禮主其減却欲進一步向前著力去做樂主其盈却須退斂節制收拾歸裏如此則禮減而却進樂盈而却反所以為得情性之正也故曰減而不進則消盈而不反則放也因問如此則禮樂相為用矣曰然銖

問禮樂只在進反之間便得性情之正何謂也曰記謂禮減而進以進爲文樂盈而反以反爲文禮如凡事儉約如收斂恭敬便是減須當著力向前去做便是進故以進爲文樂如歌詠和樂便是盈須當有箇節制和而不流便是反故以反爲文禮減而却進前去樂盈而却反退來便是得情性之正　淳

禮主其減者禮主於撙節退遜檢束然以其難行故須勇猛力進便得故以進爲文樂主其盈者樂主於舒

暢發越然一向如此必至於流蕩故以反爲文禮之進樂之反便得情性之正又曰主減者當進須力行將去主盈者當反須回顧身心

禮樂進反禮主於簡謂主於斂束然斂束太甚則將久意消了做不去故以進爲文則欲勉行之樂主於盈謂和樂洋溢然太過則流故以反爲文則欲回來減此子故進反之間便得情性之正不然則流矣端蒙

問禮樂進反之說曰禮主其減樂主其盈禮減而進以

進爲文樂盈而反以反爲文禮以謙遜退貶爲尚故主減然非人之所樂故須强勉做將去方得樂以發揚蹈厲爲尚故主盈然樂只管充滿而不反則文也無收煞故須反方得故云禮減而不進則銷樂盈而不反則放故禮有報而樂有反所以程子謂只在進反之間便得性情之正道夫

天分即天理也父安其父之分子安其子之分君安其君之分臣安其臣之分則安得私故雖行一不義殺

一不辜而得天下有所不爲 賀孫

論學便要明理論治便須識體這體字只事理合當做處凡事皆有箇體皆有箇當然處問是體段之體否曰也是如此又問如爲朝廷有朝廷之體爲一國有一國之體爲州縣有州縣之體否曰然是箇大體有格局當做處如作州縣便合治告訐除盜賊勸農桑抑末作如朝廷便須開言路通下情消朋黨如爲大吏便須求賢才去贓吏除暴歛均力役這箇都是定

底格局合當如此做或問云云曰不消如此說只怕人傷了那大體如大事不曾做得却以小事爲當急便害了那大體如爲天子近臣合當謇諤正直又却恬退寡默及至處鄉里合當閉門自守躬廉退之節又却向前要做事這箇便都傷了那大體如今人議論都是如此合當舉賢才而不舉而曰我遠權勢合當去姦惡而不去而曰不爲已甚且如國家遭汴都之禍國於東南所謂大體者正在於復中原雪讎耻

却曰休兵息民兼愛南北正使真箇能如此猶不是

況爲此説者其實只是懶計而已 僩

根本須是先培壅涵養持敬便是栽培 賀孫

問根本須是先培壅然後可立趨向曰此段只如弟子入孝出弟行謹言信愛衆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之意耳先只是從實上培壅一箇根脚却學文做工夫去 端蒙

仲思問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自此曰最是他下得夾

持兩字好敬主乎中義防於外二者相夾持要放下霎時也不得只得直上去故便達天德伯羽

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自此表裏夾持更無東西走作去處上面只更有箇天德忠信所以進德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者乾道也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者坤道也只是健順又曰非禮勿視聽言動者乾道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者坤道又曰公但看進德立誠是甚模樣強健賀孫

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自此直上者無許多人欲牽惹也

因說敬恕先生舉明道語云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自此而今有一樣人裏面謹嚴外面却蕩直有人外面恁地寬恕裏面却都是私意了內外夾持如有人在裏面把住一人在門外把住不由他不上去夔孫

問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道義如何分別曰道義是箇體用道是大綱說義是就一事上說義

是道中之細分別功是就道中做得功效出來寓

問正其義者凡處此一事但當處置使合宜而不可有謀利占便宜之心明其道則處此事便合義是乃所以爲明其道而不可有計後日功效之心正義不謀利在處事之先明道不計功在處事之後如此看可否曰恁地說也得他本是合掌說看來也須微有先後之序僩○子蒙録云或問正義在先明道在後曰未有先後此只是合掌底意思

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或曰事成之謂利

所以有義功成則是道便不是惠迪吉從逆凶然惠迪亦未必皆吉 可學

揚問膽欲大而心欲小如何曰膽大是千萬人吾往處天下萬物不足以動其心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皆是膽大心小是畏敬之謂文王小心翼翼曾子戰戰兢兢臨深履薄是也問横渠言心大則百物皆通心小則百物皆病何如曰此心小是卑陋狹隘事物來都沒奈何打不去只管見礙皆是病如要敬則礙

和要仁則礙義要剛則礙柔這裏只著得一箇更著兩箇不得為敬使一向拘拘為和便一向放肆沒理會仁便煦煦姑息義便麤暴決裂心大便能容天下萬物有這物則有這理有那物即有那道理並行而不相悖並育而不相害 寓

膽欲大而心欲小戰戰兢兢如臨深淵方能為赳赳武夫公侯干城之事 德明

蜚卿云智欲圓而行欲方膽欲大而心欲小妄意四者

缺一不可曰圓而不方則譎詐方而不圓則執而不通志不大則卑陋心不小則狂妄江西諸人便是志大而心不小者也道夫

或問智欲圓而行欲方智欲圓轉若行不方正而合於義則相將流於權謀譎詐之中所謂智欲圓而行欲方也曰也是如此又曰智是對仁義禮智信而言須是知得是非方謂之智不然便是不智子蒙

問學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曰道理本自廣大只是

潛心積慮緩緩養將去自然透熟若急廹求之則是起意去趕趂他只是私意而已安足以入道問視聽思慮動作皆天也人但於中要識得真與妄耳真妄是於那發處別識得天理人欲之分如何曰皆天也言視聽思慮動作皆是天理其順發出來無非當然之理即所謂真其妄者却是反乎天理者也雖是妄亦無非天理只是發得不當地頭譬如一草木合在山上此是本分今却移在水中其爲草木固無

以異只是那地頭不是恰如善固性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之意 端蒙

問視聽思慮動作皆天之所爲及發而不中節則是妄故學者須要識別之曰妄是私意不是不中節道夫曰這正是顏子之所謂非禮者曰非禮處便是私意 道夫

役智力於農圃內不足以成己外不足以治人是濟甚事 賀孫

進德則自忠恕是從這裏做出來其致則公平言其極則公平也端蒙

問公只是仁底道理仁却是箇流動發生底道理故公而以人體之方謂之仁否曰此便是難說公而以人體之此一句本微有病然若真箇曉得方知這一句說得好所以程先生又曰公近仁蓋這箇仁便在這人字上你元自有這仁合下便帶得來只為不公所以蔽塞了不出來若能公仁便流行譬如溝中水被

沙土罨輙壅塞了故水不流若能撸去沙土罨輙水便流矣又非是去外面别撸水來放溝中是溝中元有此水只是被物事壅遏了去其壅塞水便流行如克巳復禮爲仁所謂克巳復禮者去其私而已矣能去其私則天理便自流行不是克巳了又别討箇天理來放在裏面也故曰公近仁又問公所以能恕所以能愛恕則仁之施愛則仁之用愛是仁之發處恕是推其愛之之心以及物否曰如公所言亦非不是

只是自是湊合不著都無滋味若道理只是如此看又更做甚麼所以只見不長進正緣看那物事沒滋味又問莫是帶那上文公字説否曰然恕與愛本皆出於仁然非公則安能恕安能愛又問愛只是合下發處便愛未有以及物在恕則方能推己以及物否曰仁之發處自是愛恕是推那愛底愛是恕之所推者若不是恕去推那愛也不能及物也不能親親仁民愛物只是自愛而已若裏面元無那愛又只推箇

甚麽如開溝相似是裏面元有這水所以開著便有水來若裏面元無此水如何會開著便有水若不是去開溝縱有此水也如何得他流出來愛水也開之者恕也又問若不是推其愛以及物縱有此愛也無可得及物否曰不是無可得及物若不能推則不能及物此等處容易曉如何恁地難看個

問仁之道只消道一公字公是仁之理公而以人體之故曰仁竊謂仁是本有之理公是克已功夫到處公

所以能仁所謂公而以人體之者若曰己私既盡只就人身上看便是仁體猶骨也如體物不可遺之體貞者事之幹之類非體認之體也曰公是仁之方法人是仁之材料有此人方有此仁葢有形氣便具此生理若無私意間隔則人身上全體皆是仁如無此形質則生意都不湊泊他所謂體者便作體認之體亦不妨體認者是將此身去裏面體察如中庸體羣臣之體也銖

問向日問公而以人體之則爲仁先生曰體作體認之體亦不妨銖思之未達竊謂有此人則具此仁然人所以不仁者以其私也能無私心則此理流行即此人而此仁在矣非是公後又要去體認尋討也先生顧楊至之謂曰仁字叔重說得是了但認體字未是體者乃是以人而體公蓋人撐起這公作骨子則無私心而仁矣蓋公只是一箇公理仁是人心本仁人而不公則害夫仁故必體此公在人身上以爲之體

則無所害其仁而仁流行矣作如此看方是銖

問公而以人體之如何曰仁者心之德在我本有此理公却是克己之極功惟公然後能仁所謂公而以人體之者蓋曰克盡己私之後就自家身上看便見得仁也謨

公而以人體之故為仁蓋公猶無塵也人猶鏡也仁則猶鏡之光明也鏡無纖塵則光明人能無一毫之私欲則仁然鏡之明非自外求也只是鏡元來自有這

光明今不爲塵所昏爾人之仁亦非自外得也只是人心元來自有這仁今不爲私欲所蔽爾故人無私欲則心之體用廣大流行而無時不仁所以能愛能恕仁之名不從公來乃是從人來故曰公而以人體之則爲仁○端蒙

仁之道只消道一公字非以公爲仁須是公而以人體之伊川自曰不可以公爲仁世有以公爲心而慘刻不恤者須公而有惻隱之心此功夫却在人字上蓋人體之以公方是仁若以私欲則不仁矣當

公而以人體之爲仁仁是人心所固有之理公則仁私則不仁未可便以公爲仁須是體之以人方是仁公恕愛皆所以言仁者也公在仁之前恕與愛在仁之後公則能仁仁則能愛能恕故也謨

李問仁欲以公愛恕三者合而觀之如何曰公在仁之先愛恕在仁之後又問公而以人體之一句曰緊要在人字上仁只是箇人淳

公所以爲仁故伊川云非是以公便爲仁公而以人體

之仁譬如水泉私譬如沙石能壅却泉公乃所以決去沙石者也沙石去而水泉出私去而仁復也德明

謂仁只是公固若未盡謂公近仁耳又似太踈伊川曰只是一箇公字學者問仁則常教他將公字思量此是先生晚年語平淡中有意味顯道記憶語及入關語録亦有數段更宜參之鎬

或問恕則仁之施愛則仁之用施與用如何分别曰恕之所施施其愛爾不恕則雖有愛而不能及人也銖

問恕則仁之施愛則仁之用施與用何以別曰施是從這裏流出用是就事說推已為恕恕是從已流出去及那物愛是才調恁地愛如水恕如水之流又問先生謂愛如水恕如水之流淳退而思有所未合竊謂仁如水愛如水之潤恕如水之流不審如何曰說得好昨日說過了淳

問恕則仁之施愛則仁之用施與用如何分曰恕是分俵那愛底如一桶水愛是水恕是分俵此水何處一

約故謂之施愛是仁之用恕所以施愛者銖

恕則仁之施愛則仁之用施用兩字移動全不得這般

處惟有孔孟能如此下自荀揚諸人便不能便可移

易昔有言盡己之謂忠盡物之謂恕伊川言盡物只

可言信推己之謂恕葢恕是推己只可言施如此等

處極當細看道夫

或問力行如何是淺近語曰不明道理只是硬行又問

何以爲淺近曰他只是見聖賢所爲心下愛硬依他

行這是私意不是當行若見得道理時皆是當恁地行又問這一點意氣能得幾時了是如何曰久時將欠只是恁他休了節

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無事時且存養在這裏提撕警覺不要放肆則講習應接時便當思量義理淳

楊子順問涵養須用敬涵養甚難心中一起一滅如何得主一曰人心如何教他不思如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豈是無思但不出於私則可曰某多被思慮

紛擾思這一事又牽走那事去雖知得亦自難止曰既知得不是便當絶斷了淳

涵養此心須用敬譬之養赤子方血氣未壯實之時且須時其起居飲食養之於屋室之中而謹顧守之則有向成之期才方乳保却每日暴露於風日之中偃然不顧豈不致疾而害其生耶大雅

問伊川謂敬是涵養一事敬不足以盡涵養否曰五色養其目聲音養其耳義理養其心皆是養也賀孫

用之問學者思先立標準如何曰如必有事焉而勿正之謂而今雖道是要學聖人亦且從下頭做將去若日日恁地比較也不得雖則是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若只管將來比較不去做工夫又何益　賀孫

問學者做工夫須以聖人為標準如何却說不得立標準曰學者固當以聖人為師然亦何須得先立標準才立標準心裏便計較思量幾時得到聖人處聖人田地又如何便有箇先獲底心顔淵曰舜何人也予

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也只是如此平說教人須以聖賢自期又何須先立標準只恁下著頭做少間自有所至。僩

尹和靖從伊川半年後方得見西銘大學不知那半年是在做甚麽想見只是且教他聽說話曾光祖云也是初入其門未知次第驟將與他看未得先生曰豈不是如此又曰西銘本不曾說理一分殊因人疑後方說此一句。義剛

問尹彦明見程子後半年方得大學西銘看此意如何曰也是教他自就切己處思量自省平時箇是不是未欲便把那書與之讀曰如此則末後以此二書併授之還是以尹子已得此意還是以二書互相發故曰他好把西銘與學者看他也是要教他知天地間有箇道理恁地開闊道夫

昨夜說尹彦明見伊川後半年方得大學西銘看此意思也好也有病蓋且養他氣質淘潠去了那許多不

好底意思如學記所謂未卜禘不視學游其志也之意此意思固好然也有病者蓋天下有多少書若半年間都不教他看一字幾時讀得天下許多書所以尹彥明終竟後來工夫少了易曰盛德大業至矣哉富有之謂大業須是如此方得天下事無所不當理會者纔工夫不到業無由得大少間措諸事業便有欠缺此便是病或曰想得當時大學亦未成倫緒難看在曰然尹彥明看得好想見煞著日月看臨了連

格物也看錯了所以深不信伊川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之說是看箇甚麽或曰和靖才力極短當初做經筵不見得若便當難劇想見做不去曰只他做經筵也不奈何說得話都不痛快所以難能解經而通世務者無如胡文定然教他做經筵又都不肯一向辭去要做春秋解不知是甚意思蓋他有退而著書立言以垂後世底意思無那揩諸事業底心縱使你做得了將上去知得人君是看不看若朝夕在左

右說豈不大有益是合下不合有這著書垂世底意思故也人說話也難有說得響感動得人者如明道會說所以上蔡說才到明道處聽得他說話意思便不同蓋他說得響自是感發人伊川便不似他伊川說話方終是難感動人或曰如與東坡們說話固是他們不是然終是伊川說話有不相乳入處曰便是說話難只是這一樣說話只經一人口說便自不同有說得感動人者有說得不愛聽者近世所見會說

話説得響令人感動者無如陸子靜可惜如伯恭都不會説話更不可曉只通寒暄也聽不得自是他聲音難曉子約尤甚　僩

問謝氏説何思何慮處程子道恰好著工夫此是著何工夫中人所患者不能見得大體謝氏合下便見得大體處只是下學之功夫却欠程子道恰好看工夫便是教他著下學底工夫　淳

朱子語類卷九十五